

第五段 曲江有約賞煙花 如玉無情對桃李

雪香及松、竹同到柳家，柳曲江導入書室，室名「洩春軒」，其額曰：「嫩金」。旁有對聯，乃李義山詩也。曰：已帶黃金縷，仍飛白玉花。

雪香曰：「曲江真雅人深致。」少時茶罷，曲江入內去了。松曰：「柳曲江風流可愛，宛似張緒當年。」竹曰：「我竹嶰谷所交的朋友，哪有錯的。」松曰：「你與我相交，你就錯起。」竹曰：「更是不錯。」少時柳出，謂竹曰：「不知兄等今日作郊外遊，未曾辦得一毫餽饌，率爾邀到舍下，殊覺不恭。我引兄等到一處所，可以釀酒並可以賞春。」松曰：「有此妙境，何不早去？」竹問柳曰：「是何地方？」柳曰：「離此不上半里，有個青樓甚佳。」松曰：「如此，我不去。」柳曰：「翠濤襟懷浩蕩，何竟是個道學先生。」松曰：「我與嶰谷年稍長，入此煙花隊裏可信把持得定。雪香年幼，且未嘗過此中滋味，倘引開了情竇惑於其中，甚非你我為朋友的道理。且異日臞翁老伯回時，你我將何顏以對？」柳曰：「這卻無妨。昔日騷人才子，如杜子美、李太白、元微之、白樂天、蘇東坡、陸放翁等，動輒挾妓以遊。今為此行，似亦無傷雅道。」竹曰：「曲江聽言亦是。且我觀雪香為人，恬淡寡笑言，諒不致溺於其中。此番舉動，正如今早所示札云「偶爾奇跡紅塵，何礙英雄本色」。翠濤你不必過拘。」松顧雪香曰：「雪香，你可自信否？」雪香曰：「請嘗試之。」於是四人攜手同行。

不過半里之遙，已到門首，恰遇院中一個小廝出來。柳生是來過認得的，便叫：「柳相公，怎輕易不到這裏來？」柳問：「你家桃姑娘、李姑娘在家否？」小廝曰：「在家，相公請到裏面待茶。」四人遂一齊走進。原來院有二妓，一名桃根，一名李萼，雖非傾國傾城，卻也算得教坊魁首，簫管歌曲件件皆精，但不解吟詠耳。小廝引四人入內，呼曰：「桃姑娘，李姑娘，西門柳相公同三位客來了！」祇聽角門一聲，二女齊出，笑迎曰：「柳相公是哪陣風吹得來的？」忽見雪香在旁，凝眸半晌，私相語曰：「好個體面哥兒。」柳因指三人示二妓曰：「這位松相公，這位竹相公，這位梅相公。」桃含笑曰：「梅相公合眾位相公請坐。」柳復指二妓曰：「這是桃姑娘，這是李姑娘，」松顧柳笑曰：「桃李盡在公門。」竹曰：「雖在曲江門下，卻已下自成蹊矣！」李曰：「都是些讀書相公，會講文哩。」桃曰：「相公們平日在家講的文，今日都背來了。」合座大笑。

雪香獨向隅而坐，低頭不語。桃曰：「相公們祇管說，可憐冷落我梅相公。」竹曰：「雪香祇管放老氣些，莫作新嫁娘模樣。」松曰：「我先所言固是正理，但既到這裏來也要風流點子，莫把你的酸氣帶來了。」柳曰：「雪香初來，這也難怪。」李曰：「又道是無酒不敘情，相公們喫酒不喫？」柳曰：「特來喫酒的。」桃遂命小廝辦酒。不一時排上筵席，依次而坐。雪香讓柳坐，柳曰：「今日是我的薄東，我在上橫頭坐，翠濤左邊一席坐，嶰谷右邊獨坐，你隨翠濤坐，桃姑娘、李姑娘下邊陪客。」竹曰：「我喜同翠濤坐，雪香你在右邊獨坐。」雪香不可。松曰：「這又不是請客，雪香你就坐下。」坐畢，酒飲數杯，柳曰：「啞酒難喫，我等賭拳索戰罷！」松曰：「快事，快事！我就與你來。」柳輸松一籌。竹曰：「細柳營真不濟事，待我整齊隊伍戰退大樹將軍。」遂與松戰，松輸一籌，呼雪香曰：「淇園竹箭射退吾軍，可速截住。」雪香與竹戰，竹輸一籌。雪香曰：「望風而降，真勢如破竹矣！」竹曰：「吾將教吳宮美人戰。」謂桃曰：「你與我擒此驍將。」雪香也輸一籌。竹曰：「梅將軍今日於娘子軍中棄甲曳兵走矣！」松、柳大笑。柳曰：「桃姊唐突梅郎，該敬酒一杯。」桃立起身來敬酒。雪香曰：「酒厚了，不敢領。」桃見雪香喫了些酒，面色微紅，真似桃花瓣兒一般，好生愛憐，遂移坐雪香身旁勸酒。竹笑曰：「我叫雪香獨坐右邊，留虛席以待桃姊久矣！」桃復勸以酒，雪香固辭。李曰：「待我敬梅相公一杯。」桃曰：「看你臉面何如。」松曰：「雪香醉了也祇一杯酒，莫卻了他二人的意思。」雪香遂一飲而盡。李復敬雪香一杯，雪香祇不肯喫。柳謂李曰：「梅相公既不喫，不必相強，我替他喫一杯罷！」松曰：「觸動了我的詩情。」柳曰：「翠濤豪爽定有警句，我當洗耳。」松曰：「《牡丹亭》有句云「不是梅邊是柳邊」，與方纔李姊敬酒情景宛合。」合座大笑。桃曰：「《牡丹亭》詞曲甚好。」柳曰：「你們吹唱俱佳，何不歌一曲侑酒。」桃曰：「恐污相公們耳哩！」松曰：「我最喜聽清音。」竹曰：「我也略知一二，試歌一曲聽聽。」桃乃吹長笛，李彈箏而歌：

曉掛芙蓉帳。有十分思憶，十分惆悵。不曾相別，相別如何樣。恨雞鳴日上，不等鴛鴦情暢。今早分離，又是何日何時再了前賬。

看眼底情人難依傍，問今宵那個成儷伉。新舊閑愁，一夜一回償。有誰銘肺腑，度爾煙花飄蕩。偶作新詞待卿，卿按節時啟朱唇唱。

右調《夢芙蓉》

歌畢，松曰：「真是響遏行雲，暢快！暢快！」竹曰：「我細聆此曲，其詞絕佳，不知是何人作的？」桃曰：「我們歌新詞，不歌舊詞。這就是柳相公從前作的。」松曰：「曲江風流令人雅慕。」李曰：「我看相公們都是才子，何不也各作一首，使我們唱。」松曰：「使得。」遂填《南鄉子》云：

日暮鬢重梳，賣笑春風待阿奴。幾度喚郎，郎面本生疏。陌路都成並蒂蕖。竟夜任歡娛，此際誰憐瘦弱軀。縱使相憐，情義總模糊。應共鮫人泣淚珠。

柳曰：「翠濤淒音促節，哀感頑艷，洵是才人之筆。嶰谷你也作一首看。」竹乃填《百字令》一闕云：

當楚桃李為誰春，小小芳齡二九，賣笑門前迎好客，笛唱笙歌，盡有裙底風流，眉尖嬌媚，二美傳人口。金樽捧處，競看雙袖纖手。祇恐南打天桃，風摧綺李，瘦比章臺柳。昔日繁華爭美處，到此不堪回首。酒地淒涼，花場冷落，兀自拋紅豆。琵琶慣抱，積愁誰與分割。

松曰：「嶰谷真欲淚落青衫矣！」竹曰：「雪香作一首，想必更佳。」雪香曰：「不作也罷。」松曰：「都作了，你如何不作？」雪香遂提起筆，填《滿江紅》一闕云：

偶過青樓，見兩樹、嬌花嫩蕊。裝就的、倚門含笑，拈花自喜。金爵釵簪雲霧鬢，秦珠幾粒垂雙耳。聽當筵，個個說風流，新桃李。乍相識，便呼姊。歡笑處，竟如此。我偏嫌脂粉，為花羞死。座有東鄰情不適，世無西子難誇美。笑生平、俊眼大孤高，誰堪視。

松笑曰：「雪香欲遇西子，悔不早生千餘年，泛西湖去。」桃曰：「相公所作詞曲都佳，我無所酬，但持杯酒為敬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實不飲。」松曰：「天色將晚，略飲數杯回去。」飲畢，桃、李二妓送四人出。桃私謂柳曰：「梅相公好個才貌，可惜不知風流情趣。」柳曰：「年紀還幼。」四人遂別二妓而行。

[返回 >>](#) [梅蘭佳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